

第三回 扶父樞瑤枝叩關

詩曰：

鹿鹿風塵似奕棋，功名二字計多非。
一代賢良罹貝錦，幾回鬼城肆萋菲。
中郎有女才如鳳，伯道無兒縮似龜。
釋路不留閨閣態，九重扶得父骸歸。

話說蔡其志因夏英保舉，欽召入都，即叫蔡義去打聽，好於次早入朝見聖。蔡義去了一會來說道：「小的方才去到吏部衙門打聽，多說夏老爺已死。又為了什麼保舉之人謀叛，罪及薦主。夏老爺雖死，說還要拿家屬餘黨哩。」其志見說，呆了半響，道：「此言從何而起，莫非訛傳麼？」蔡義道：「小的也防差誤，又細細訪問的確，才敢來說。」其志道：「這個又奇了。夏老向稱廉明，豈有濫薦人的？此必與同事不和，一旦欺其子幼黨輾，架此烏有之詞，影射污陷他的，可見人在人情在矣。」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來意原恐負夏老知遇之情。今看宦途如此險惡，還要做什麼官，不如明日上道辭表。倘蒙恩准，即可歸家，湖光山色，盡可了此餘生。又何苦將這兩根老骨頭斷送在這一頂紗帽上，豈不可笑？」算計定了，打點次早上表乞骸歸裡不提。

且說夏英死後，因何就有這無妄之禍？原來夏英諱之杰，祖居武林，少年科第，作宦四十餘年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夫人秦氏，四十來歲上生得一女。因夢梅花大開，即名瑤枝。夏公因無子嗣，將自己所學教授女兒，而瑤枝天生敏悟，過目成誦。看看長成十二歲，生得花枝一般，諸子百家，以至詩詞歌賦無不精曉。父女遇著花朝月夕，彼此廣和。每有疑難公事，反來請教女兒。瑤枝與父籌畫，井井有條，決斷來一些不差，因此夏公竟不以無子為念。其年因夫人秦氏死了，即繼兄子元虛為子。不料元虛卻是個妙品，讀書過目便忘，吃酒到口就乾，生得十分頑劣。夏公見這光景，亦未如何。幸有理枝作伴，且自由他。後因夏公情面，做了一個沒有墨水的秀才。但這夏英為人太銳，又不肯諂媚，所以雖在吏部，知己希少。這年因定海關海盜舉發，攻陷城隍，所在告急。夏英乃舉薦一人叫做萬斛珠，乃武魁出身。因見他武藝出眾，故就上奉舉薦。天子准奏，即敕為團營之職，領兵來至定海關。因不曾打探得虛實，卻被海寇佯敗誘至島中，全軍圍困。時夏公病篤，而告急日至。有賈學士者素與夏公不睦，即挾私仇，諷囑諸路按兵不救。萬斛珠被圍島中，食盡矢窮，只得效李陵生降。賈學士聞知，即欲嫁禍夏公，卻值夏公病亡，意猶未已。仍囑科臣劾奏一本道：「夏某妄薦庸才，喪兵誤國。生既舉非其人，死亦安所逃罪？有於可代，宜正典刑。」天於准奏，批下法司，著嚴處取復。即有刑部馮吉星，乃江南揚州人。原係夏公同年，深知其冤，奈賈學士囑托，只得著錦衣衛遣人出京，來拿夏元虛代父抵罪不提。且說夏瑤枝在家聞知父死，十分哀痛。正要打點叫元虛入都護喪歸葬，只見元虛踉蹌奔至，口中嚷：「妹子，禍事到了。我爹爹死得幾日，被賈學士那天殺的指使科臣劾奏，道團營萬斛珠殺敗，投降海賊，是爹爹舉薦差了。今差錦衣校尉來拿家屬抵罪，若捉到京定是個死。如今趁他未來，好歹走了，倒是上著。」瑤枝道：「哥哥所言差矣。爹爹死抱不白之冤，為子者正宜赴湯蹈火，代父伸泄，豈可聞風縮頸？況爹爹一生清白，反被人主誣污，不能成生前之志，你我之心何安？」元虛道：「這些迂闊之談，如今竟用不著的了，那個肯將自己的真性命去換這虛名節。人情世態，大都只要圖得目下富貴，那裡還去顧死後的罵名？」瑤枝歎了口氣道：「大丈夫當殺身成仁，況父骸暴露於外。本宜奔走扶喪，豈可不顧而作貪生畏死之人耶？」元虛道：「爹爹死了，棺槨諒是有的，怕他什麼暴露。至於歸葬，且過三年五載也未為遲。如今急急前去，可不自投羅網？」瑤枝道：「父死飲恨九泉，你我豈安時刻？那裡還待得三年五載？若忍心如此，禽獸不如矣。」元虛笑道：「我是好意特來通知你，你卻這般迂腐，諒拿到京中，決沒有四果八菜請你上坐的，有甚高興？寧可做了這個活禽獸，決不去做那死孝子。我自『桃之天天』，不來管你的『其葉蓁蓁』了。」說罷，竟一溜煙的去了。急得瑤枝放聲大哭，道：「養女不生男，乃至於此。繼養這樣一個呆物，亦是無益，思之痛恨。」因又想到：「我夏瑤枝，怎麼就一時懵懂起來。古有堤上書救父，曹娥沒水求屍，彼也女子，我也女子，這呆物不肯進京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適才那呆物說是要拿他抵罪，不知逃往哪裡去了。我如今待校尉來時，只說呆物已死，我願代罪隨他人。一則就好詣闕上書，與爹爹辨明心跡；二則即扶柩還鄉，豈非兩全？」算計定了，即將家中請事並田莊什物，懼托付與一個誠實家人夏信料理。又著人去請了母姪羅夫人來家，將上項事備細訴說了一遍。家中之事，亦要母姪管顧。家中大小俱各吩咐一番，又叫了丫鬟翠濃打點作跟隨，又叫兩個的當管家夏雲、夏義，收拾護送上京。

瑤枝將請事分撥方畢，早有本縣縣尹，差人來拿元虛。瑤枝出廳廳聽說：「元虛已死，我願去代父之罪。」公差笑道：「此去都中，是要受刑吃拷的，非比那游西湖上吳山好耍子的呢。小姐宜自斟酌，還是叫大相公去的好。」瑤枝冷笑道：「父冤九泉，骸骨他鄉。我一腔熱血久欲汚丹墀，豈刑拷之足念哉？況吾兄實死，若幸不死，聞父沒都中，亦不俟駕而奔矣，豈尚遲遲於此者耶？」公差見說，相顧吐舌，只得帶了瑤枝到縣，交與校尉，當堂起解。即日同了翠濃、夏雲、夏義起身，一路來到都中。

次早校尉帶到刑部堂上。時馮吉星坐堂上，見解到是個垂髻女子，乃問道：「奉旨拿解夏英之子元虛，卻去拿這小女子來搪塞聖旨麼？」校尉道：「夏元虛一月前已死是實，這女子情願代罪。有仁和縣批回，老爺請看就知，小的們焉敢搪塞聖旨？」馮吉星即拆開批回，上寫著：「夏英之子元虛已於一月前患病身故，並無次子可代。今特夏英之女瑤枝，送部候奪。」

青星抬頭，看瑤枝，微帶慘容，如臨風弱柳，含雨梨花，甚覺可憐，但又立而不跪，因問道：「汝乃罪臣之女，怎見官長尚不跪拜？想汝年幼不曉禮法。」瑤枝道：「妾非不曉禮法，蓋大人欠禮法耳。」吉星笑起來道：「怎倒是我不曉禮法？」瑤枝道：「妾雖年幼，可欺可辱，而身命皆係大人之手。念亦宦室名姝，不幸遭逢顛沛。若大人能推仁者之心，必當興狐兔之悲，自有賓客之禮見待。今大人踞坐堂皇，略不為禮，反罪妾不跪拜，恐禮法不如是也。」吉星見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依汝之言，我竟該倒履相迎才是。但這法堂之上，汝又係罪臣犯女，哪裡還論得宦室名姝與同年故舊，可不是就是徇私麼？」瑤枝道：「大人之言差矣。妾有何罪，而曰犯女？」吉星道：「汝得罪朝廷，即已身故，奉旨子代，而汝兄又死。今汝為未嫁之女，法宜代父兄之罪，不稱犯女而何稱？」瑤枝道：「大人掌刑，何刑法尚未明瞭？律云家無二犯，縱有重大不可宥之罪，亦只父死子代，寧有兄亡而妹及者乎？即叛逆之罪，應夷三族，未聞及女族也。」吉星道：「據汝之言，既然無罪，卻及隨校尉來此做甚？」瑤枝道：「兄死無人，來此與父伸冤，扶柩歸葬耳。」

吉星道：「汝父被大臣劾奏，已犯欺君誤國之罪，恐棺木亦未容易還鄉也。」瑤枝道：「念先父一生正大光明，作事從來不苟。惟欠用將之哲，何便加欺君之罪？」吉星微笑道：「看你小小年紀，卻具此滔滔之口，汝將用將之哲，且試說來。」瑤枝道：「萬斛珠惟知殺身報國，不知進退，特一匹夫之勇耳。況是北人，豈爛水戰？先父但因其勇敢，故引用之。使先父不死，彼時陷兵海島，羽書告急，必當有以救之者。夫海島之兵，國家之兵也，而舉朝士大夫鉗口無一言，坐視其敗方快，曰某人所薦之人果敗矣，我之私忿可泄矣。豈非以國家之兵為我嫁禍濟私之具也？況勝敗用兵之常事，奸若魏武，亦有赤壁之敗，仁如先主，亦有白帝之危。若因一敗而即加罪於引用之人，恐異日薦者不敢薦，用者無可用，坐使寇警在郊，而英雄袖手，憂不淺也。大人為朝廷大臣，亦宜與國家作一遠慮，庶食祿無愧。不然，則屍位之譏，誠於大人不免。今妾千里間關，幼稚可憐，禍福惟大人主之可也。」這一席話說得吉星無言可答，乃譊然說道：「伯道無兒，中郎有女，正此謂也。」即吩咐掩門，叫請夏小姐後衙相見。

瑤枝不慌不忙，緩步來至後堂，早有馮夫人迎入。相見畢，吉星道：「方才堂上之言多有得罪。然老夫與令先尊夏年兄向稱莫逆，豈不知令先尊生平作事？蓋因賈學士之誑奏，天子批發老夫議審，即欲詳明奏釋。特恐賈賊疑心，別生風波，倘落他人之手，反為不美。故只得假合其意，遠致令兄之來者，實亦故作遷延，使賈賊心解，便好解脫網羅，使得扶令先尊之柩而歸。老夫之鄙意實如此，不意令兄又遽阻謝，至小姐跋涉而來。方才小姐高論，深合老夫初心。今夕屈居敝署，待老夫草就奏章，明早當偕小姐詣闕叩辯。諒聖明必准，而賈賊亦不能加害於小姐，令尊之柩可安然而歸矣。」瑤枝見說，忙走下斂衽探深拜謝，道：「若蒙大人超拔，銜結良深，即先人亦感恩德於地下。但恐不遂賈賊之願，或貽累大人，妾又何安？」吉星忙叫夫人扶起道：「舉直錯枉，是老夫分內之事，於小姐何謝之有？況老夫睹此仕遭荊棘，亦欲謝職而歸，又怕他怎生奈何於我？這個但請放心。」說罷，即叫夫人治酒相待，自卻到書房寫就章疏。不過與夏英表白一番，詞甚肯切。

一宿晚景已過，至次早五鼓，率領瑤枝詣闕上書。天於御板覽表，聖心大悟，即批表尾道：

薦人為國，原無誤國之心。死者無事，豈更加無事之罪？雖海島兵敗，亦不援所致，與薦者無涉。今可所妻，任葬。

吉星與瑤枝領旨謝恩，退出午門。瑤枝再往謝吉星夫歸，辭別出來，即有夏雲、夏義接著，各各歡喜。乃擇了一個吉日，將夏英靈柩扶護出京。一路平安，不日已抵武林。

時元虛探聽得瑤枝無事而歸，忙備祭禮、人夫於舟次迎接著了。假意對棺泣拜畢，乃與瑤枝相見道：「自妹子離家之後，愚兄無日不焚膳祈禱。若使愚兄入京去，倒有許多不便，那裡得如此省力。畢竟是妹子的志氣好，方能有此大幸，但苦了妹子一路風霜，也是為父一點孝心。爹爹在陰司地獄，必然保佑你，明日嫁一個標緻的好妹夫。」說得眾人好笑。瑤枝不來理他，自去料理父親靈柩，發引至湖上祖塋，搭掩治喪，擇吉安葬。瑤枝竟不歸家，廬於墓側，只留翠濃伏侍，夏義外廂照管，其餘都打發還家看守。正是：

守孝有終日，思親無盡期。

癡兒田快樂，賢女勝鬚眉。

只因這一廬墓，有分教：美遇美相逢半面，才愛才無限相思。不知後事，留解下回。